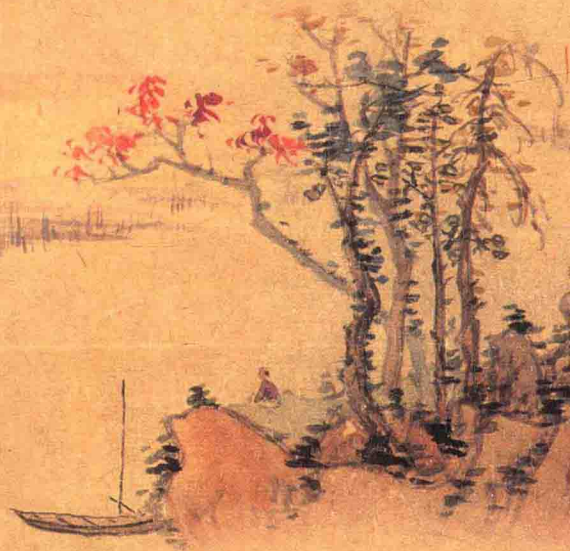


唐代诗文 名物意象考释

肖占鹏 孙振涛 李广欣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唐代诗文 名物意象考释

肖占鹏 孙振涛 李广欣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代诗文名物意象考释 / 肖占鹏, 孙振涛, 李广欣
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80696-898-7

I. ①唐… II. ①肖… ②孙… ③李… III. ①唐诗—
文学研究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 I207. 227. 42 ② 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4597号

唐代诗文名物意象考释

肖占鹏 孙振涛 李广欣/著

出版人/刘文君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875 插页6 字数205千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898-7

定 价: 36.00元

前言

“意象”，是作者的内在情感外化于物的一种表现。“意象”承载着作者的意志、情感、认知、理念，是作者创作之“意”的形象载体。同时，“意象”又流淌着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理念。作为主客观相互交融而成的名物意象，内涵深刻，包蕴深广。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主客观世界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双向作用的过程。因此，每个名物意象，既有作为名号物色，促使其独立存在的客观属性；同时又源于认知主体、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染有一层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名物意象逐渐积淀了悠远的历史厚重感，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唐代诗文作品中的名物意象，其中所关涉的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大自然中的沧海长河、瓜果树木、飞禽走兽、

阴晴寒暑，及至社会人事中的衣食起居、征战行役、登临渔猎、婚丧嫁娶、闲暇游戏等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今人阅读唐代诗文作品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物意象。全面、细致、深刻地梳理、阐释这些名物意象，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唐代诗文作品、深入解读作者的创作心态，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相反，若对这些名物意象理解得不够细致、全面和深刻，则可能会忽略作品中的某些深层意蕴，甚至对唐人的诗文作品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或曲解。比如，李白的著名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古今许多学人一般将诗句中的“沧海”注解为“大海”，认为该诗句流露出了作者功名幻灭、隐遁江湖的消极情绪。殊不知，“沧海”除了泛指“东海”或“大海”之外，还可意指“沧海岛”，是为道教中人企羡不已的仙山宝岛。李白素有寻仙访道之举，故“长风”二句实涵盖了诗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与功成身退、寻仙访道、享受人生的双重人生理想。再如，提及“杨柳”，一般认为在唐人作品中此词是杨树和柳树的并称。然细加考证，“杨柳”一词在古代专指“柳树”，与现代植物学意义上的“杨树”无涉，更不是两种植物的并称。凡此等等，不一一赘述。

有鉴于此，本书对唐代诗文作品中经常出现且内涵丰富、韵致独特的二十个名物意象作了详细考释工作。在考释过程中，遵循考据与义理兼顾、阐释与解读并重的原则，运用训诂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视角，力图对二十个名物意象作一探源性、梳理性、商榷性的解读。书中的名物意象，可大略分为起居类（床、灯烛、

扇子、镜子)、衣食类(白服、桃、炊具、仙人掌)、游戏类(蹴鞠、弹棋)、军旅类(驿站、旗帜)、动植类(杨柳、马)以及带有某些释道色彩的理念类(沧海、脱空、作用、步虚)等几种。

古代的一些笔记、杂谈、训诂类著作和今人时贤的一些文章论说,对唐代诗文作品中的名物意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很少见到对唐代诗文名物意象集中进行考释的研究著作。这种冷清的局面,与目前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唐代文学研究不相符称。值得注意的是,巴蜀书社2004年出版的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一书,对唐代诗歌中的俎、甑、璋、钺磬、拔河、秋千、香囊、篋篋等名物进行了详细考证。虽然该书篇幅略显单薄,所涉名物种类不算很多,但其毕露褴褛的草创之功可喜可贺。该书将研究视域定位于《全唐诗》,注重名物训诂与实物佐证之间的有机结合;拙著则侧重于从名物考释与文学赏析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放眼于整个唐代诗文作品,对其中代表性的名物意象作一文学意义上的解读。

唐代诗文作品中的名物意象琳琅满目、灿若繁星,笔者囿于自身的学识、才力,未能予以网罗殆尽、一一究诂,实乃遗憾。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名物意象考释性的研究工作必将逐步走向深入,笔者亦将继续致力于此。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2010年11月

目 录

“沧海”考释	001
“脱空”考释	020
“杨柳”意象考释	038
“作用”考释	054
“床榻”考释	069
“书卷”考释	082
“炊具”考释	095
“仙人掌”意象考释	110
“步虚”意象考释	124
“桃”意象考释	141
“白服”意象考释	159
“灯烛”意象考释	174
“馆驿”意象考释	190
“旗帜”意象考释	207

“蹴鞠”考释	224
“弹棋”考释	239
“马”意象考释	252
“使至塞上”考释	268
“扇子”意象考释	284
“镜子”意象考释	298

“沧海”考释

“沧海”在当代语境下意指“东海”、“大海”。不过，若详加梳理考索历史文献，即可发现其内涵丰富，别有意蕴。除意谓“东海”或“大海”外，“沧海”还有“沧海岛”与“沧海郡”之含义。李白诗赋作品中往往出现“沧海”的意象，而其内在意蕴多与道家理念或古代神话传说密切相关。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之诗句，即内括了某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与功成身退、逍遥寰宇相伴而生的双重人生理想。

一、“沧”之意蕴索解

关于“沧”字的意蕴，历代文献资料中皆有详尽的解说阐释。概括而言，“沧”字之意有二：一谓寒冷，若汉许

慎《说文解字·水部》即云：“沧，寒也。”^[1]上古文献《逸周书·周祝》亦曰：“故天为盖，地为軫。善用道者终无尽。地为軫，天为盖，善用道者终无害。天地之间有沧热，善用道者终不竭。”^[2]将“沧”与“热”对举。其实，早在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论说中即往往以“沧”字意指寒冷。如，《荀子·正名》称：“疾、养、沧、热、滑、皴、轻、重以形体异，悦、故、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3]《列子·汤问》有言：“日初出，沧沧凉凉。”^[4]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文献中关于“沧”字意指寒冷的记载逐渐增多。西汉枚乘《上书谏吴王》记载：“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5]宋代罗泌《路史》云：“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间沧热。”^[6]元赵孟頫《松雪斋集》亦有“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至，沧热、心痛、体烦、食辄衰越”之类语句。^[7]凡此等等，不一一赘举。

“沧”字又指青或青苍之色调。概览之，古之“沧”字通“苍”，谓水色深绿。西汉扬雄《甘泉赋》云：“东烛苍海，西耀流沙。”^[8]唐陈子昂《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牛司仓序》云：“神融兴怡，望真情高，觉清溪之仙洞不遥，见苍海之神山乍出。”^[9]扬、陈二氏所言之“沧”，寒冷之意有所消褪，却集中描绘了海之形色。此外，如《唐大诏令集》中有“东负苍海，锡其土田”之句^[10]；《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云“积穀山西北，去子城二里，其山独出一峰，有飞霞洞，南有谢公岩。东山，子城西四里，其山北临永嘉江，东接苍海”^[11]；吕岩《仙乐侑席》诗云“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腰下剑锋横紫电，炉中丹焰起苍烟。才骑白鹿过苍海，复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闲

聊戏尔，无人知我是真仙”^[1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品量文章》品评王充时引用东晋人葛洪之言：“世谓王充一代英伟，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枯枝，苍海流芥，未易贬者”^[13]，等等，皆是“沧海”与“苍海”通用。

实际上，青苍之色即为典型的冷色调。青苍之海即给人以冷峻之感，故“沧”字冠于“海”前，便集中描绘出面对大海时所产生的某种广漠邈远、清空莫测的神秘敬畏之情。

二、“沧海”意指“沧海岛”

傅寅《禹贡说断》记曰：“唐孔氏曰：‘岛是海中之山，九章算术所云，海岛绝邈不可践量是也。’”^[14]岛存于海外、远离世俗繁华，故而往往使古人产生遥望而不可及的超越之想。在古代文化语境下，“沧海岛”是为神人所居之仙山宝岛。旧题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即有这样的记载，文曰：“沧海岛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万里。海四面绕岛，各广五千里，水皆苍色，仙人称之沧海也。岛上俱是大山，积石至多，象八石、石脑、石桂英、流丹、黄子、石胆之辈百余种，皆生于岛。石服之，神仙长生。岛中有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宫数万人居焉。”^[15]想象、塑造了一个颇为奇幻的理想仙境，恰如海岛般可望而难及。而此说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并不断加以演绎。譬如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二十六云：“沧海岛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海四面绕岛各五千里。”^[16]宋人潘自牧《记纂渊

海》卷八十六云：“沧海岛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万里。海四面绕岛，各五千里，水皆沧色，仙人称之沧海者也……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水色正黑，谓之沧溟海。无风而洪波万丈，不可得往。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主。盖太上真人之所居，唯神仙能到其处耳。”^[17]至中古以降，徐应秋《玉芝堂谈荟》、顾起元《说略》、彭大翼《山堂肆考》、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等，均有与此相似的陈述。

对于《海内十洲志》及里面所记载的“沧海岛”一事，四库馆臣以为，此乃“道家夸大之语，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然自隋志已著于录，李善注张衡《南郊赋》、宋玉《风赋》、鲍照《舞鹤赋》、张衡《思元赋》、曹植《洛神赋》、郭璞《游仙诗歌》（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拟郭璞游仙诗》、夏侯元《东方朔书赞》、陆倕《新刻漏铭》并引其文为证，足见其词条丰蔚有助文章”。^[18]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认为《十洲记》“特浅薄……则但为方士窃虑失志，借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而已”。^[19]虽然这些观点均将《海内十洲记》之“沧海岛”事典理解为道人方士所编造的不实之言，但是从其广泛传播的情况来看，至少在中古以前，对于沧海岛的向往与信仰是相当深入人心的。

其实，洵若上述四库馆臣所言，对于“沧海岛”仙境的向往是不断反映于古代文学作品与文献记载之中的。历代学人骚客都对“风波百丈”^[20]中的沧海岛有着形式各异的遐想与描绘。如晋朝庾阐《游仙诗十首》诗云：“三山罗如粟，巨壑不容刀。白龙腾子明，朱鳞运琴高。轻举观沧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灵凫，琼草被神丘。”^[21]唐人任

公叔《通天台赋》云：“召安期于沧海，降王母于黄屋；树翠玉以青葱，草灵芝以芬馥。上结彩帟，高居耳目。”^[22]唐人曹松《顾少府池上》诗中曰：“池上分行种，公庭觉少尘。根离潮水岸，韵爽判曹人。正午回鱼影，方昏息鹭身。无时不动咏，沧岛思方频。”^[23]宋人崔存《为张莘畴题玉虚道院》：“小结烟霞作洞天，日长无事即神仙。栽松待化山中石，种秫因分屋外田。沧海十洲人不到，丹砂九转世空传。何如坐对黄连炷，一卷南华风外篇。”^[24]皆是将沧海岛与求仙、羡仙的主题相联系。

又若，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载有隋炀帝一首《步虚词》，曰：“洞府凝玄液，灵山体自然。俯临沧海岛，回出大罗天。八行分宝树，十丈散芳莲。悬居烛日月，天步役风烟。蹑记书金简，乘空诵玉篇。冠法二仪立，佩带五星连。琼轩觞甘露，瑜井挹膏泉。南巢息云马，东海戏桑田。回旗游八极。飞轮入九玄。高蹈虚无外，天地乃齐年。”^[25]该词亦为冯惟讷《古诗记》、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

明代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四有《顾周道山水图歌》诗：“江南山连沧海岛，水远山长愁绝倒。兴来走笔如有神，浓抹淡妆无不好。”^[26]又《为杭州郑善止题蓬莱山图》诗云：“君不见大瀛海，中有神岳如昆仑。周遭四城五十里，石骨缠绕扶桑根。琪花烂目珠炫夜，翠楼玉殿虎守阍。钟山烛龙在其北，两眼煜发如朝日。”^[27]已是将沧海岛与昆仑相骈比，极力表现其神秘、超越的魅力。至若《太平广记·女仙二太真夫人》，亦有“夫阳九者，天旱海消而陆自焦。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减，沧溟成山”之语

句^[28]等，皆关乎沧海岛之神界仙境性质，不再赘述。

从上述考证可见，仙风缭绕之沧海岛是汉末以降的历代文人所一直心往神仪、称羨不已的。总的来看，此类歌咏“沧海岛”的诗文作品，均或深或浅地受到了《海内十洲志》所言“沧海岛”的影响。

三、“沧海”意指“沧海郡”

古代文化语境下，“沧海”又可指“沧海郡”之地。此意最早见于班固《汉书》。《汉书·食货志》云：“彭吴穿秽貉、朝鲜，置沧海郡。”^[29]后世文献对此一记载或递相转述，或生发衍说，或评说考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王益之《西汉年纪》卷十三云：“秋，东夷濊君降，置沧海郡，主父偃严安徐乐上书言事。”^[30]郑樵《通志》卷六十二云：“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3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五云：“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至十余钟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32]此类皆为引述班氏所言之史事。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云：“汉武帝时，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府库并虚，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为郎增秩。”^[33]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云：“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拟西南夷。”^[34]宋人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十四亦云：“孝武因文景

之蓄，愤胡粤之害。于是，始召东瓯，继事两粤，通西南夷以疲巴蜀，置沧海郡以动燕齐。”^[35]此外，清阿桂、于敏中、和珅、董浩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曰：“夫余国本濊地也，汉武帝元朔元年，以其地为沧海郡，数年乃罢。”^[36]清阿桂、于敏中、和珅、董浩撰《钦定盛京通志》卷一百八十云：“汉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求内属，武帝以为其地为沧海郡。”^[37]这些记载不仅陈述了汉武帝时期置“沧海郡”的史实，而且着重强调了伴随这一过程的平定边夷之举，强化了其中征伐、建功的意蕴。

在后世历代诗文作品中，作为地名的“沧海”有两种意指。其一是指东南沿海之州郡。如白居易《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诗云：“俱来沧海郡，半作白头翁。漫道风烟接，何曾笑语同。吏稀秋税毕，客散晚亭空。霁后当楼月，潮来满座风。云溪殊冷僻，茂苑邵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38]又，《醉对诗简寄微之》云：“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未死又怜沧海郡，无儿俱作白头翁。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宋人杨亿《集贤宿值寄中书李梁二舍人》诗云：“薄宦久淹沧海郡，故交多入紫垣居。洛阳已在拜尘后，宣室哪逢膝席初”^[39]《范文正公集》收范仲淹《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其诗曰：“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诗书对周孔，琴瑟亲义黄。”^[40]上举诸例中，“沧海郡”皆谓东南海滨之地。

其二是意谓神话传说中的海外仙境。如明代人罗洪先《念庵文集》（卷二十）有《梦秋过瀛洲》诗，云：“狂野风

沙晓，崇丘灌木墟。地犹沧海郡，人上太平书。”^[41]明人于慎行《穀城山馆诗集》卷十三《同行》云：“亲携玺绶出云间，齐鲁函封次第颁。五月船经沧海郡，千峰人度穆陵关。名藩果叶分茅贵，上客连枝振佩还……”^[42]这些诗歌中的“沧海郡”，并非人间实有的地名，而是诗人幻想中的飘渺仙境。

四、李白诗文中“沧海”意蕴索解

诗人李白与道教、道家思想有着密切渊源。可以说，寻幽览胜、求仙证道、符箓炼丹之举，往往是其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自称：“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对于道教中人所鼓吹的洞天福地、神仙奇人、珍禽异兽，李白深信不疑，并希图自己能够“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43]

在这个意义上，李白诗文作品中的“沧海”与道教思想可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亦即其往往意涉海外仙山宝岛——“沧海岛”。譬如其《怀仙歌》诗云：“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清人王琦在注解此处“沧海”一词时，即引用了《海内十洲记》中“沧海岛”的事典，将其视作方士所云之海外仙山。李白诗歌中语涉海外仙山、仙岛的作品很多，他往往对蓬莱、方丈、瀛洲等仙岛表现出向往之情。比如，

“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赠瑕丘王少府》）；“尔向西秦我东越，暂向瀛洲访金阙”（《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是在倾慕、追寻渤海“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44]的奇幻岛屿，与其求道羡仙的思想相契合。

此外，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蓬壶”一词。“蓬”、“壶”二词连用，意指“蓬莱”、“方丈”两座仙山——“蓬”指“蓬莱”、“壶”指“方壶”即“方丈”。如《古有所思》诗云：“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云：“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云：“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一作方）壶。惟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清人王琦注解该诗时将“蓬（方）壶”注解为“方壶，方丈；蓬壶，蓬莱也。”^[45]

李白不唯对神话传说中的“沧海岛”深信不疑，而且对这些仙山、仙岛上存活着长生不老仙人的说法也深信不疑。在诗歌中，他经常提到沧海仙岛中的神奇仙人“安期生”。如“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对酒》）；“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寄王屋山人孟大融》）；“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终当遇安期，于此炼玉液”（《游泰山六首》其五）等。“安期生”即为蓬莱仙岛中的非凡仙人，关于他的神话传说，按司马迁《史记》：“少君言上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46]

综合来看，李白诗歌作品中所出现的“沧海”意象，